



文治堂学术专著

新思域下的汉语课堂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

XIN SIYU XIA DE HANYU KETANG

李柏令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文治堂学术专著

新思域下的汉语课堂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围绕着“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概念,分别从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教学模式与方法以及测试评估等几大方面着手探讨研究。同时结合当今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探索一条全新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思域下的汉语课堂:“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李柏令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313-06159-1

I. 新... II. 李... III. 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098 号

新思域下的汉语课堂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

李柏令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梅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4 字数:257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30

ISBN 978-7-313-06159-1/H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海交通大学

“文治堂”丛书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马德秀 张 杰

副主任 郑成良 徐 飞

秘书长 蒋 宏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卫乃兴 王方华 王 宁 王 曦 刘龙根

刘念才 刘 康 江晓原 孙麒麟 张国良

陈 进 季卫东 林 冈 孟宪忠 胡 伟

胡惠林 胡涵锦 夏中义 凌德祥 曹树基

韩建民 葛 岩 潘英丽

“文治堂”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郑成良

副主任 蒋 宏 张天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毛丽娟 叶必丰 刘少雪 关增建

张立群 何伟文 吴冲锋 郁金豹

唐兴霖 常河山

编 务 刘津芳 凌宏发 黄谷香

总 序

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机构,现代的大学承担着专业教学与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与实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内在功能。大学教育的实施者大学教师,除了必须履行教学职责,还需要相应承担科学研究的任务,而科学研究体现于人文社科领域的教师,则是著书立说,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思考、解析并阐释。

一所大学的学术精神和灵魂与它所处的民族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在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兴起之前,处于社会阶层“四民”之首的“士”的价值选择一般都遵循着自孔子以来所树立的传统,要求谨守入则孝、出则悌等基本准则,在不断的践行中到达内圣外王的圆满境界,至于为学,则是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不作为首要与最高要求。因道不行于诸侯,孔子述而不作,删订六经,为后世学人开创了绵延不绝的道统与学术传统。以今天的学术分类来看,自汉代起的对中国经典的接受、解读与各种诠释,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的方式,都可以算是人文社科领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与探索。这种接受与研究经典的过程与行为,不同于后来纯粹的不掺杂价值判断的为学问而为学,它也不是为晋升官僚阶层而必须掌握的敲门砖,因为这些原典所包含的观念、规制、原理、政事、风俗、仪式、情感,等等,关乎整个国家之建构、天下之治乱,进入了这些原典的世界,就意味着为学是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因而,无论是两汉经学还是宋明理学中的名臣、大儒或学者,都一方面是“博学于文”,另一方面是“行己有耻”,重风议、严取与,不在事功中安身立命,则在讲学中存亡继绝。在他们身上,为学与讲学、道统与学统、教育与学问修养合而为一,所以,过去对师者的定位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并不对个人的学术精深程度作明确要求,为学或研究过程和所为之学术是追寻的手段或工具,“道”才是终极目的。

中国现代大学在近代的兴起一方面西方的刺激影响,另一方面则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学术与教育自身的发展道路前进的可能结果,此时对传统学术的研究总结与重新阐释,带来的不仅是社会的变革,也是思想、教育的转型与创新。由经学转为内政、外交、工商,由人文思想转为工学、科技,上海交通大学最初的诞生、成长、转型便是这种发展与转型的结果,当时,唐文治校长以经学大儒的身份,推动工学,倡导国学,提出“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

此必然之理”。这里的学术与教育当是指包含一切学科的综合与总和,不偏废,不割裂,提倡百家争鸣却不妨碍其个人的学术研究成为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而其一生汲汲于缕析发明古代经典之“大义”,并将它内蕴为道德操守,外发于教育实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学术为津梁,终完成其宏大不朽之事功。在今天看来,此种教育事功,经过百年积淀,愈发显现其壮实厚重、枝繁叶茂;此种学术精神,则潜移默化,在新世纪的交大学人中芒彩重光,为上海交大的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促发出新局面;此种道德情怀,一变为笃实求真、厚德载物的交大人文理想,受其感召,于是有了今天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出版基金与“文治堂”系列丛书的创想与实践。

2008年年初,本着将上海交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学者推向社会、将上海交大的优秀学术著作向社会广泛传播的目的,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建设处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签约建立上海交通大学“文治”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如今,经过一年多的运作与打造,此基金资助培育的第一批学术著作即将面世。这些著作涉及各个学科,作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其内容形式不是鸿篇巨制,但都是在各自领域内有一定创见的独立思考与调查研究的成果,它们必将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繁荣增添更多的内涵与底蕴。有此内涵与底蕴的积累,经过一段时期的沉潜精思,则可以期望在不远的将来,必定会有属于交大风格、学派的学术代表作、奠基之作诞生,这将不仅是交大学术之幸,也是后世学人之幸了。

编委会

前言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并不是一个太新的概念。早在 1992 年,吕必松教授就已经表示赞成“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不过似乎响应者寥寥。这个问题引起比较多的关注,则是近年来的事情。就我本人来说,在 20 余年的对外汉语教学生涯中,最初对这个观点也只是听听而已,对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没有做过深入的思考,在自身的教学实践中,基本上还是“我行我素”。尽管教学中也曾产生过因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等因素而引起的一些问题甚至冲突,但凭借着“熟能生巧”的经验积累,在安于现状的教学中似乎也能“混”下去。

我对于有关“以学生为中心”的汉语教育理念的认真思考,始于 1999 年 10 月至 2002 年 5 月在新西兰教育部担任国家汉语顾问(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Adviser)两年半的经历所给予我的切身感受。语言顾问(language advisers)制度是新西兰一项比较独特的教育制度,对此我想先做一个比较概要的介绍。该国的中小学教育纲要规定,法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汉语等五门外语为重要语言(key languages),允许全国各地中小学在此范围内开设相关课程,国家均予以承认。同时,教育部设立语言顾问,以政府雇员的身份为开设外语课程的学校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协助。语言顾问分地区顾问(Regional advisers)和国家顾问(National advisers)两类。地区顾问按大区设立,全国四个大区各设顾问一名,负责本地区所有外语教学的指导。国家顾问则按外语的语种设立,根据需求各设顾问 1~2 名。其中日语和西班牙语顾问各两名,法语、德语、汉语顾问各一名。除了法语顾问由本国专家担任外,其他语种的顾问均向其母国聘任。国家语言顾问除了面向全国中小学相应外语课程教学提供指导和协助外,也与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外语教学部门、少数民族裔的文化遗产学校(heritage schools)以及民间语言协会开展良性互动,共同推广各自的语言。这样,四名地区顾问和七名国家顾问就组成了一个条块结合的语言顾问团队,互相协调,开展工作。

1994 年以前,政府承认的五门重要外语中并不包含汉语,那时除了法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以外,还有俄语。由于俄语的选修人数不断下降,终于被汉语所取代。这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地位的快速提高、全球“汉语热”的持续升温、中新两国友好往来的日益频繁和华人移民的急剧增多等因素,这些都使得 Chinese(华人、华语)在该国日显重要。因此,新西兰政府于 1995 年起向中国政府

聘任国家汉语顾问。

尽管汉语“击败”俄语而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承认,在该国的外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语可以在政府的保护之下稳坐重要外语的位置。因为政府的“承认”只是给了汉语一个机会,一个与其他“老牌”外语“平等”竞争的机会,汉语教学这棵“幼苗”的成长和发展仍然需要依靠自身的艰苦努力以避免夭折。根据当时的教育制度,是否开设外语课,由学校自主决定;如决定开设,也由学校自主决定开设哪(几)门外语课程,国家均不予干涉,这就意味着,五种外语必须在中小学中互相竞争,才能被选入其课程大纲。而学校的决定则取决于某门课程的重要性、家长和学生的兴趣、师资和教学资源的可供性、成本核算等因素。例如,如果某门课程连续若干年选修人数过少,或者刚开始比较少而以后仍未能达到最低开课人数,学校就可能不再容忍而以“成本核算”的理由把它砍掉。事实证明,汉语要被学校接受,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一些已开设其他外语课的学校,汉语很难“打”进去。因为某个学校新设汉语课程,意味着对现有外语课程的威胁,可能导致现有某门课程的取消,或者至少拉走一部分学生。因此,汉语所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也就是说,在这场竞争中,汉语与其他外语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当汉语好不容易“攻占”了某个学校的“阵地”,以后能否守住,则可能是一个更大、更长久的问题。因此,当我到任以后,“俯瞰”新西兰全国,所看到的并非“莺歌燕舞”的“一派大好”景象,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当不为过。从外语学习的规模来看,当时全国中小学修读其他各门外语的人数都以万计,而修读汉语的人数则徘徊在2500人左右(1999年7月1日的年度统计数字为2459)。同时,从全国各地不断传来“阵地失守”的报告,因为相关学校已经决定从当年起不再为新生开设汉语课。在此形势下,全国中小学汉语教师人心涣散,对前途缺乏信心。直到2002年我离任回国时,那里的汉语教学状况虽有一定改善,但仍然不容乐观。

回国以后,在从事本职工作之余,我继续保持与新西兰方面的联络,包括新西兰中文协会的前任全国主席 Mary Gray(葛玛丽)和现任主席 Laytee George(陈力迪)、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Nora Yao(姚载瑜)以及一些中文教师等老朋友,关心那里汉语教学的发展。2005年和2007年我还两度由学院派遣前往新西兰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与有关方面商讨开发互利合作的汉语推广项目。根据我的了解,由于多方努力,近年来新西兰的汉语教学确实有了稳步的发展,但现状仍然不尽人意。据最新的2008年7月1日的年度统计数字,全国中小学正在修读汉语的人数为6362人,而法语为59315人、日语为38093人、西班牙语为34527人、德语为17754人。纵向来看,与10年前相比,汉语学习的规模已扩大了3903人;而这个数字竟是10年努力的成果!横向来看,其他语种仍然遥遥领先。与接近6万人而高居榜首的法语相比,汉语不及它的一个零头;与第四名的德语相比,汉语也只是它

的三分之一强。汉语与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的距离实际上已经进一步拉大了。可见汉语推广之艰难。因此,鉴于目前不断有国人津津乐道于“全世界有3000万人学汉语”的“喜人形势”,我要在此给他们一个“友情提醒”:路漫漫其修远兮!

新西兰汉语推广之艰难,有各方面的原因。从宏观上来看,它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中新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政府的有关政策,甚至某段时间的国际形势等有关。应该说,这些宏观的因素也正在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例如,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有较大改善,中国政府不断加大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力度,2006年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建立,2008年中新两国政府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规定允许新西兰学校向中国招聘汉语教师并给予最多3年的居留许可),等等。不过,如何使这些好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如何使汉语推广工作更有实效,仍然是有关各方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法语、日语等语种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它们有关的宏观因素仍然极具优势。

而微观上,则与汉语教学本身有关。这里我们可以分别以汉语、学生、教师等汉语教学的三大要素来做一个分析。

先说汉语之难。与其他四门外语相比,新西兰人普遍认为汉语“最难学”。这个“难学”,与语言的亲属关系及其采用的文字有直接关系。一项针对欧美人的相关研究表明,外语的易学度分为四个等级,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属于最易学的第一等级,而汉语和日语同属最难学的第四等级。那么,汉语和日语哪个更难?单就语法而论,汉语应该比日语容易得多。不过日语在文字上具有优势。因为日语采用“假名”及部分汉字,“假名”虽不同于罗马字母,但毕竟可以拼读,具有拼音文字易学易读易记的特点。那么,汉语之难并不在汉语本身,而在汉字。因而,我们的汉字,这个令我们的国人自豪了数千年的文字系统,却成为令新西兰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东西,成为横梗在新西兰学习者面前的最大障碍。面对满篇的汉字,大部分学生的第一感觉就是“发憊”,而非一些国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外国人觉得汉字真奇妙,所以很喜欢”。诚然,因“奇妙”而“喜欢”的学生当然有,但能够坚持下去的还是少而又少。因此,如何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对学习者的畏难心理进行了解分析,探索出汉字的易学之路,确实是摆在汉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关键课题。一旦这个问题得到突破,“汉语难”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国内汉语教学界对汉字教学的研究和实践,并无太大的突破。耐人寻味的是,在上文所引统计数字中,日语仅次于法语而名列第二,领先于西班牙语和德语。看来今后汉语推广的主要竞争对手,应该是日语。日语在推广中似乎“掩盖”或“中和”了它的难度,以至于让那么多的新西兰学生在选择一门非亲属语言时对它情有独钟。其中的“奥秘”,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再说学生之难。对学生的学习心理、学习动机、个体特征等因素的观察和分

析,历来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新西兰的中小学生在选课上的自由度极大,在有若干种外语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他们无疑会倾向于选择更有吸引力、更容易拿到学分的语种。前新西兰中文协会全国主席 Mary Gray 曾非常形象、幽默地告诉我,要想让学生来选修外语,教师必须能 hook(引人上钩)他们。如今回想起来,这个 hook,倒是与我们近年来的流行语“忽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必须是一种严肃认真的、与人为善的“忽悠”。在这样的环境中,语言教学如果不“以学生为中心”,根本行不通。其实,所有语种的教学所面对的是具有共同特点的一群学生,竞争的关键在于谁比较善于 hook。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汉语教学的“学生之难”也就根本不应该存在。这里的“难”,只能是相对于我们国内的语言教学而言。国内的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可以说基本上是“朝南坐”的,对学生并不需要怎么 hook。而千里迢迢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也往往已经有了比较强烈的学习动机,无论是工具型的,还是融入型的,至少不再需要太多的 hook。这大概也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的研究和实践相对平静、动力不足、按兵不动,甚至对现状安之若素的原因之一吧。不过,我觉得,鉴于目前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已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块市场蛋糕的“瓜分”中,如何把学生吸引过来而且把他们留住,恐怕还需要一些良性竞争的 hook 手段。同时,随着我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确定,汉语教学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海外;既然全球已经有 3 000~4 000 万人正在学汉语,那么如何保持这个数字,并使之较快地持续上升,以赶超拥有数以亿计学习者的其他语种,就需要我们在教育理念上“与国际接轨”,更多地关注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使汉语教学更容易为学习者所接受。上文提到,新西兰政府已经允许本国学校直接向中国招聘汉语教师,这固然是个好消息;但我们的教师真去了,能否教好那里的学生,依然是个未知数。几年前,新西兰某中学的一位汉语老师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该校与国内某重点中学建立了姐妹关系,开展双方师生的互访、互换等定期交流,新方派人来教英语,中方则派人去教汉语。有一次,当一位国内去的老师在教课时,见一位学生在课堂上不愿配合,有点调皮捣蛋,竟勒令他离开教室,不许再进来。这一举动,在国内或许无可厚非,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在那个必须“以学生为中心”的环境中,却可能涉嫌违法。你把“中心”都赶出课堂了,还教什么?可见,所谓“学生之难”,实质上还在于“教师之难”。

接着说说教师之难。多年来,新西兰的汉语教师队伍承担着汉语推广的重任,任劳任怨,功不可没。就师资队伍的质量来看,其中虽不乏非常优秀的汉语教师,但就整体而言,似乎不尽人意。这些教师大致有两种来源:一是母语为英语的当地(包括少量来自澳大利亚等国的)白人,二是母语为汉语的华人移民,而以后者居多。由于汉语教学规模不大,大部分华人教师都是兼职(part-time)身份,工作辛

苦,而待遇较差。第一类人基本上不是学汉语出身,所以只能说少量汉语,甚至除了“你好”以外一句也不会说;第二类人是近几十年里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移居的华人,其中以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人居多。这两类人可以说各有优势,但他们之间有时存在着竞争和不团结,尤以中国大陆背景的教师和当地白人教师之间为烈。作为国家汉语顾问,我会经常听到这两拨人之间的互相抱怨。华人教师认为:你洋人连中国话还说不利索,居然敢教学生,岂不误人子弟?白人教师则反唇相讥:我虽然汉语不正宗,可我能把学生吸引过来,能保持较高的课堂出席率,你有这本事吗?你汉语好,这没错,不过你看看你自己课堂里的学生,还剩几个?的确,不少白人教师原本都是其他语种的教师,后来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以及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便在学校里力挺新开汉语课,并兼任汉语教师。他们一般是找来有关教材自学,学完一课,第二天便在课堂上教学生。也就是说,他们是现学现用、“现做现卖”的,其汉语水平往往只比学生高一点点。他们当然也有“自知之明”,有条件时也会聘用当地的华人作为教学助手,请他们做发音示范。不少小地方连个华人也找不到,他们也敢硬着头皮撑下去,其教学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就在我撰写本文过程中,我的研究生宿飞鸿正在新西兰的一个人口只有 17 700 人的小镇 Whakatane 的一所初中预备学校(intermediate school)执行汉语教学志愿者和实习生任务。她来信告诉我,该校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教师,曾在中国生活过一个月,对中国比较有感情,就在自己的班级里新开汉语课,成为唯一的中文教师。不过她会的汉语并不多,所以也只是零星地教一些简单的数字、星期和问候语等。有鉴于此,在她听说孔子学院可以提供汉语志愿者时,就积极提出申请,希望宿飞鸿同学能到该校教汉语。而宿飞鸿同学也成了当地唯一的中国人,该校学生初次见到她,竟然纷纷问她 Are you from Japan?]但就是这些教师,具有丰富的语言教学经验,具有“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懂得语言教学规律,懂得学生心理,能够使汉语课保持较高的吸引力,使学生来了还想来。有一位白人教师曾向我解释道:“学生选不选汉语课,跟教师有直接关系;而我的这张脸就是吸引力。因为我和学生是‘同类’,学生看到我也在说汉语,就会觉得学汉语不像想象中那么难,就敢过来尝试。”这个心理跟我们国内英语教学中不少学生盲目崇拜高鼻子、蓝眼睛“外教”的心理截然不同。还有一位白人教师,利用我访问该校的机会,邀请我参与他的一项课堂操练,即让学生与我进行对话练习。他解释道:“当学生发现自己学的那点儿汉语竟然能与国家汉语顾问‘对答如流’,就会大大增强他们的成就感。”而这种“成就型动机”,恰恰能促进第二语言习得。反观华人教师,则情况参差不齐,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前并非语言教师;即使是语言教师,至少在开始时,其思维定势也往往是“以教师为中心”。一些教师经验不足、方法不当、教学效果欠佳,学生埋怨 boring(没劲、乏味),甚至告到校长那里,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当

然,不少华人教师在积累了经验教训之后,也渐渐适应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已成长为新西兰汉语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我认为,那些不会说汉语的白人教师,作为当地汉语推广的先驱者弥足珍贵;不过从长远来看,当汉语教学发展到不仅重数量而且重质量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也会因其自身汉语能力的不足而最终退出汉语教学,华人教师也必将全面承担起汉语教学的重任。然而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新西兰的汉语教学恐怕还是需要追求数量的过程中提高质量,两拨人之间需要精诚团结,互相取长补短,而华人教师更需要谦虚地、真诚地向那些有经验的白人教师学习,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以发挥两方面的优势。

回国以后,我开始关注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有关的一些理论,以及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意义。2004年,我申报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课题获得国际教育学院第一批学术研究课题立项。我的同事许希阳、陈怡、徐新颜、曹萌等老师成为课题组的有生力量,研究生颜婉琳、冯晓鸿、周旋、赵卡红、沈亚丽、彭云、宿飞鸿、晓妮等先后参与。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为了更好地开展课题研究,我与奥克兰大学和新西兰汉语基金会合作开发了“上海交大-新西兰汉语教师实习项目”,指派大部分参与课题研究的研究生前往新西兰执行教学实习,并展开相关调查和实验。

数年来,我与课题组其他成员针对具体的问题,根据分工和各自的兴趣,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开展了研究,并陆续将部分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最后,我在各人提交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增删和改写,整合成为书稿《新思域下的汉语课堂——“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探索》,并顺利通过结项。同时,本书稿又申请获得2008年度上海交通大学文治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得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我又对书稿的章节编排和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增删和改写,使之编排更合理、主题更突出、内容更精炼。

本书是我和许多志同道合者数年来的初步研究成果的结晶,由于可资借鉴的文献较缺乏,以及我们自身能力所限,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也是可以想见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实在不是我们几个无名之辈的一本小书、几篇小文所能涵盖的。因此,本书内容上的不够全面、讨论上的不够深入、方法上的不够科学、观点上的偏颇甚至错误在所难免。该领域中的不少问题,仍然是尚无人开垦的处女地。这既是一个遗憾,也不妨看作一个机会,留下了继续研究的广阔空间。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本小书,能唤起海内外汉语教学界对此研究领域的关注。借用一句俗套话,即“抛砖引玉”,希望以我们之“砖”,hook海内外有志于汉语教学改革的研究专家和广大汉语教师,引出他们之“玉”。

本书的形成,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鼎力相助。课题组成员的齐心合力自不待言,

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及其国际教育学院的经费资助,既对这个选题的意义和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增强了我们开展研究的信心,又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同时,我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许威汉教授以及我的同事凌德祥教授在我申请出版基金时的热情推荐,以及评审专家对本书稿的充分肯定以及中肯的修改意见。我也要感谢在本书形成过程中曾给予或多或少帮助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们。此外,出版社的郁金豹、冯勤、陆佳等编辑都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感谢。

李柏令

目 录

绪论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	1
0.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及其发展	1
0.1.1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1
0.1.2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西方的发展	2
0.1.3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我国的发展	4
0.2 “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教育观	6
0.2.1 “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教育观的发展	6
0.2.2 “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教育观在中国	7
0.3 “以学生为中心”的汉语第二语言教育观	7
0.3.1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育观	7
0.3.2 “以学生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研究	8
0.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现状	9
0.4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意义	10
0.4.1 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的主流地位	10
0.4.2 填补“以学生为中心”的相关理论空白	11
0.4.3 运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指导教学	11
0.5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内容	12
0.5.1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	12
0.5.2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研究	13
0.6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对外汉语教学	14
0.6.1 关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14
0.6.2 建构主义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15
0.6.3 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对外汉语教学设计	16
第一章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总体设计	21
1.1 基于需求分析的对外汉语教学总体设计	21
1.1.1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与需求分析	21

1.1.2	教学对象分析:总体设计的起点	24
1.1.3	信息采集与分班原则	24
1.2	零起点商务汉语课程设计	29
1.2.1	关于零起点商务汉语教学的研究	29
1.2.2	否定零起点商务汉语教学的“基础论”观点的若干弊端	31
1.2.3	从商务汉语的本质看零起点商务汉语教学的理论基础	32
1.2.4	开展零起点商务汉语教学的思路和基本观点	34
1.3	海外汉语教学课程总体设计研究	38
1.3.1	从市场细分角度进行海外汉语教学课程研究与设计	38
1.3.2	汉语消费品与汉语市场营销	39
1.3.3	海外汉语教学情况的具体分析与对比	41
1.3.4	“以学生为中心”的需求组合型对外汉语教学设计	48
第二章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		69
2.1	为英语背景来华留学生编写汉语初级教材的新思路	69
2.1.1	英语背景学生学习汉语的特点和现行汉语教材中的问题	69
2.1.2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材编写原则和实践	71
2.2	面向海外市场的汉语短期教材编写实践	75
2.2.1	针对马来西亚的短期教材《生活汉语》	75
2.2.2	《生活汉语》的编写原则	76
2.3	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中高级精读教材编写研究	78
2.3.1	对中高级精读教材语体要素的调查与分析	78
2.3.2	关于中高级精读教材编写的设想	96
2.3.3	语体色彩的标注、讲解和辨析	99
2.3.4	语体技能的练习	101
2.3.5	语体知识的系统介绍	102
2.4	初中级对外汉语教材中同译词现象考察与研究	103
2.4.1	什么是“同译词”	103
2.4.2	与同译词现象相关的应用研究	105
2.4.3	考察范围与研究方法	109
2.4.4	同译词考察、分类及原因分析	110
2.4.5	同译词对词语教学与学习的影响	129
2.4.6	关于解决同译词问题的思考	142

第三章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158
3.1 基于内容的多媒体汉语教学研究	158
3.1.1 “基于内容的多媒体语言教学”	158
3.1.2 基于内容的多媒体汉语教学	160
3.2 中级水平日韩、欧美留学生学习策略研究	163
3.2.1 有关留学生学习策略的一项研究	163
3.2.2 实验结果与讨论	164
3.2.3 对教学的启示和建议	168
3.3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讨论式教学”	170
3.3.1 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讨论式教学”的必要性	170
3.3.2 “讨论式教学”的讨论形式	171
3.3.3 教师在实行“讨论式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171
3.4 “以学生为中心”的汉语个别教学案例研究	174
3.4.1 一对一个别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客观需要	174
3.4.2 一对一教学的设计与实验	176
第四章 “以学生为中心”的对外汉语教学测试与评估	183
4.1 “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测试理念	183
4.1.1 “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测试	183
4.1.2 “以学生为中心”的汉语测试	185
4.2 “以学生为中心”的汉语口语测试	186
4.2.1 测试的原则	186
4.2.2 初、中、高级汉语口语试卷分析	189
4.2.3 评分的标准	195
附录	197